

珠海路情话

北海有一条既古老又年轻的路，叫珠海路。比较最早形成北海城镇轮廓的沙脊街，她无疑是年轻的；比较后来使北海扬眉与广西四市齐名的北部湾大道，她又显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风雨沧桑，是有点老态龙钟了。不过，如果讲，与她并驾齐驱的中山路产国经繁华、喧嚣、热闹一段不算短的时期，那么，她的宁静、优雅、典型的沿海骑楼特色，倒是荫护着为数不少的一大群市民的居家生活，使他们的日子在浓郁的市井韵味中消磨得富有亮色与情调。

这条路分东、中、西三段，千多米长。除了有一两家粮店和三几家百货店外，就全是居民住宅了。沿街南北坐向两排二、三层楼房，楼下是骑楼，骑楼遮阳避雨，行人鱼贯，周日匆匆。也有坐定者，那便是家居之人了。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。

清晨，天蒙蒙亮，便有些嘈杂，最先是来自东街菜场上赶早市的猪肉买卖人。买瘦肉得排队，排队即使用砖头或菜篮占位也必须早起抢在前列。然后是鱼虾，赶早潮的海边人吭吭唷唷地或捧或扛来活蹦乱跳的劳动成果，以图个好价钱。再就是蔬菜瓜类的交易了。市场一醒，水井跟着打哈欠。珠海东的双水井可以说是北海的一大风景，就在街边凹下地面数米，水满时，用担干可以打上水来。井宽近两米，可五六个人同时操作，比起中街和西街的“筒井”一人操作要排长队方便得多了。挑水是青壮年的事。上午较荫凉，所以，赶在上班前干这体力活的人较多。兄弟多的家庭，也有“两个和尚”扛水吃的，总因桶绳压前压后的不均而吵吵嚷嚷弄得水洒一路。也有专门挑水卖的大嫂，肩膀的承受力与5分钱一担水找不到很多主顾刚好一致，使她得以常年累月地肩挑重担而不失悠哉游哉。太阳一出，那骑楼便是老人与孩子的天地了。摆下一张竹床或铺开一张凉席，喂食和不愿进食的拉锯战又开始有声有色地上演。尔后才是摘菜刨瓜之类的干活，加上隔壁邻里的一言三叹，无休无止的叨絮家常语，这半天时间便逃遁得无影无踪。

中午，上班的男女放工，将小圆桌往骑楼下一摆，白粥就着咸鱼青菜，一家人围坐不到半小时候鸟儿散之，找地方打呼噜去了。唯有赤膊的男儿赖在竹床上不走，早早奏响了午睡的前奏曲。

疲惫的下午，不过是上午的重复，如稍有不同，是斜阳夕照，总有一面的骑楼变得空荡荡，人们都躲到另一面去了。

月爹爹一出来，珠海路可热闹了。早些年月，街上连自行车也不多，竹床、凉席直接摆上大马路两旁，纳凉的，侃大山的、就着朦胧路灯下棋的，各得其所。总有多动的小孩子窜来窜去，变着花样玩，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女的跳大海、跳花栏、跳椽筋，男的捉迷藏、打野战、做中国美国、撞军棋……时不时还从路的一头飘过来一串沙沙的铃响：斯塞塞，盲佬锤腰骨。碰上疲乏而又想活络筋骨的汉子，一声抬呼，锤一把吧。一场用拳掌

对付肌肉的服务铁成。毕毕巴巴，背脊滚过一阵迅响，连听者都觉得舒服，浑身松酥，劳顿顿消。夏夜的珠海路就是这般的醉人、迷人，无论怎么重负的日月经过，都被过滤得悠然而轻松。纯朴平和的民俗民风，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平民男女，这里曾有过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的一段不算短的美好岁月，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因被偷了东西而诚惶诚恐，需要提醒负责的是防火，一个“火”牌被挨家挨户地轮着“值日”摸得油光水亮……

是的，珠海路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安乐与生气，大凡在里面住过的人，无不保持有值得回味的记忆。倒是后来，大概80年代中叶开始，居民们陆续陆续地装上自来水，一个菜市也早已迁移，上班族也有幸到外面住上了集体宿舍，珠海路日渐减弱了往日的声色，变得更加宁静、清悠了，但绝不失却甜溢。

刘海贤